

人生总要吃碗淮南牛肉汤吧

万以学

淮河（淮南）文化漫谈 （第六季）征文

拟在合肥选10家早茶或早点去吃，不少朋友推荐了淮南牛肉汤。

我说我是在合肥、吃合肥早点，结果朋友们不约而同回答，这个不能按当下行政区划界定！如今合淮一家，淮南牛肉汤已遍布合肥大街小巷，合肥早点缺了淮南牛肉汤，便是缺了一支胳膊或一条腿。

10多年前，我曾在淮南工作过，对淮南牛肉汤当然不陌生，自然也没有少吃。但回想起来，那多在单位食堂里或宴席上，回忆起来总觉得缺了点头劲道。

周末送夫人到新桥机场，看到指示路牌，已然到了淮南的边界上了。

要吃淮南牛肉汤，在淮南地面上吃岂不更好？！

老同事刁奇对淮南人文地理很熟，直接把我带到福乐街，据说淮南牛肉汤的几大巨头都集中在这条街上。

淮南近几年变化很大。文化热点一波接一波，武王墩考古，《六姊妹》播出，老矿区更新，春申里建设等等，都有全国影响。

我们车子拐进田家庵老街区，市容市貌过去不堪言说，现在则整饬有序。昨天气温急降，满目苍黄的梧桐叶，勾勒出老城市的特别颜色和底蕴，并未见地上多少落叶。

街口并排着好几家淮南牛肉汤馆，老杨家、老王家、庖丁等等。每家都将大灶半露天摆出来，一口大锅炖牛骨牛肉，一口大锅盛放汤汁。热气在寒冷的早上蒸腾，给人以温暖的感觉。

室外，穿着厚实衣服的食客袖挽

着手，安静地排队等候。室内，则是一张张小方桌，坐满了各种年纪的食客，男男女女、老人孩子都有。每人就着一大碗，安安静静静地享用。个个满脸泛光，都是被热汤催得红格润润的。又给人一种莫名的温情。

很快，一碗牛肉汤端上餐桌。给人第一眼印象是份量大量足。汤色清纯，牛肉切成薄片，托底是切成丝的千张，煮得透明的红薯粉丝，灰白色的粉条（类似粉条）和豆饼，汤面上撒了少许大葱和大蒜，另配了碟辣子（辣椒粉）。

几碗牛肉汤一上桌，空气的味道都变了，是那种咸鲜味。牛肉和牛骨的精华，被盐和葱（蒜）恰到好处地调出来了。与站在大铁锅前闻到的味道显然不同。也不是简单的蛋白质分子分解，什么鸟苷酸二钠、肌苷酸二钠、谷氨酸钠可解释的。

我喝了几口汤，明白这不小的餐馆里，为什么不像一般中餐馆那么人声嘈杂。这汤下去，在开胃的同时，似乎也霎时间冲开七窍。虽然眼泪没有出来，但鼻子里痒痒，感觉鼻涕要下来了。哈，唯有专注吃、少讲话，方不失吃相。

细心的主人又给我们上了一盘烧饼和一盘烙馍，说牛肉汤配烧饼是绝配，配烙馍时下亦大受欢迎。建议我们都尝尝。

我说馆中没见烧饼和烙馍呀。回答说因牛肉汤馆生意太好，便对外搞协作了。牛肉汤馆边上另有专门的烧饼小店，为之配套。

我一不留神，就吃撑了。我寻思，这一碗可以管到下午了。果不其然，我回到合肥，咽喉间还留存着牛肉汤味。

吃完，我们顺着淮河边堤走到港口二路，走马观花看了民国、日伪及以后各时期的遗留建筑。其中不少已经做了维修，比如过去的理发店、照

相馆、澡堂等。还有很多地方扎着绿色施工围栏，如聚仙戏楼（梅兰芳曾在此演出），淮南旅社，胜云（酒）楼等，还在维修中。这些老建筑，都在提醒我们，这里应是过去市中心的十字街口位置。

区里同志说，这里已纳入国家老城改造计划，今年（2025）初步统计已投资下去了7~8亿元，明年计划是争取投资翻倍，以期彻底改变面貌，唤醒城市记忆。

我踏起脚尖，越过施工围栏，看到胜云楼左侧下方，隐约有块“回民饭店”招牌。便问，这个“回民饭店”是不是过去讲的发明淮南牛肉汤的地方。

区里同志回答说这是关于淮南牛肉汤发祥地的说法之一。他说“之一”时，加重了重音。

我说其他说法当然值得讨论。它们都构成了淮南牛肉汤文化的一部分。

比如屈原《招魂》：“肥牛之髓，膋若芳兮，和酸若若，陈吴羹兮。”有人把“陈”理解为陈放、陈列、摆放意思，而我理解这“陈”，应指陈国，“吴”是吴国。屈原时代，这陈、吴都是楚的邻国。陈国首都在河南淮阳，距离今淮南很近。楚国八百年中的后二百年，楚国都迁到陈的淮阳和寿春。而吴国的边界也接近淮南。屈原这话，是指陈吴两国的牛肉羹做得好，可以用到祭祀仪式上，并不只是陈列吴国的牛肉羹。羹，自然是汤类食品。所以，将屈原的“羹”联想到淮南牛肉汤，我觉得没什么大问题。

再比如，这两年轰动考古界的武王墩墓，是楚国晚期墓葬，其出土文物中发现碳化牛骨，与屈原说法相呼应，也与《淮南子》“烹牛为脍”记载相呼应。著名《淮南子》研究专家陈广忠曾论证：“由此可见，

西汉初期成书的《淮南子》中，就有了完整的屠牛、用镬烹牛、调和五味，制成牛肉羹的记载，淮南牛肉汤制作的各种要素以及历史渊源，与文献、时代、名称、制法、食具、调味等相吻合的，它的发明者、记录者，只有淮南王刘安和他的门客，及其传世杰作《淮南子》。”

《淮南子》成书于西汉，距离楚亡不远。

怎么看，淮南人善于烹饪牛羹或牛肉汤的食品文化传统，都是源远流而流长。

吃了喝了，走了看了。我直觉得，小小淮南牛肉汤，关乎社会民生。据说，淮南每个社区都配置有牛肉汤馆（店）。很多淮南人一日三餐，不仅早上吃，中午也吃，晚上还吃。毕竟简单方便，价廉物美，适合各阶层人群。

小小淮南牛肉汤，也关乎经济发展。据淮南牛肉汤产业发展协会的不完全统计，淮南就有3000家牛肉汤馆（店），全国估算有10万家。不算种养殖，就是很长的产业链。就业人口难以计算，真算下来，怕有百万之众。至于GDP，就看你如何计算了。小小淮南牛肉汤，还关乎文化事业。淮南牛肉汤，是淮南乃至安徽省知名的出口商品品牌之一。它与沙县小吃、兰州拉面一样，已深入到全国各个县域。给淮南乃至安徽，树立了形象。

杠杠滴，我是淮南滴，就是那个出淮南牛肉汤滴淮南。淮南，我滴个洋雄。

淮南牛肉汤的社会（民生）价值、经济价值、文化价值，怎么看、怎么吃，我相信都是无穷尽的。

悄悄说句，我个人相信当下的淮南牛肉汤发祥于港二路、打铁巷、福乐街这一带。是这里的各色人等，把它吃出来滴。

礼敬，并亲自操起农具教导人们从事农业生产。之后，大舜把他用过的锄奋力掷出，舜耕山郁然成林，山下便有了取不尽的宝藏——煤炭。

后世常把唐尧虞舜并提，在淮南的地名中也得到印证。舜耕山之名，见诸《寿州志》《凤台县志》，舜耕山一直是寿州地区（淮南、寿县、凤台以及长丰部分地区）民众的称谓，而怀远则称其为虞耕山，民国年间在此设立过虞耕山乡。唐尧虞舜的提法屡屡见诸典籍，虞、舜均指向大舜。同一座山，寿州、怀远有称谓不同而含义相同的地名，从中即可得知其原始含义：舜耕山之名源于大舜的莅临。

舜耕山，因大舜而得名，这是淮南人民不可多得的历史文化财富。随着山南的开发，舜耕山已经成为城中之山，它不仅是城市的绿肺，也是真正意义上的市民休闲公园。人们徜徉在幽幽小径，陶醉于大自然的赐予之时，是否意识到正是大舜的传说才有了舜耕之名，是否为大舜的相关传说而感到由衷自豪？可以说，舜耕山承载着历史文化的记忆，是城市的骄傲，大舜的文化价值值得我们进一步发掘。历史文化的资源价值在于可以凭借它们去追本溯源，找到文化定位，树立文化形象，继承文化品格。大舜的道德精神、人格力量值得我们发扬光大，大舜教人稼穡的故事闪耀着人性的光辉，值得我们广泛宣传、世代相传。

研究历史文化，讲好淮南故事必须从一点一滴做起。楚风汉韵是淮南的文化底色，而众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历史故事，是淮南悠久历史文化的组成部分，构成淮南蔚为大观的文化传统。中华大地有着百万年人类史、万年文化史、五千年文明史，在淮南地区，尧舜禹的禅让之德感召后世，楚风汉韵闪耀着不朽的文明曙光，淮楚文化、淮南小山、《淮南子》、淮南豆腐是淮南人民奉献给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。孙叔敖、黄歇、时苗、宋代吕氏家族、孙家鼐等历史名人，承载着历史赋予的使命，赓续着文化的传承，也是淮南重要的文化符号。而舜耕山，作为淮南的“城市客厅”，舜耕亭、大舜文化群雕，在向市民诉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统，发挥着潜移默化的持久影响。说好舜耕山故事，丰富淮南的历史文化，以舜耕山、龙王沟、龙湖公园、淮河等文化元素为抓手，致力于解读虞舜历史传说和系列人物故事，通过历史文化题材，提炼出具有淮南特色的文化题材，借助推出淮南大桥的建设，助力田家庵老城区经济社会发展，为淮南高质量发展添砖加瓦，发挥正能量效应。

近观上窑山

刘全

生在皖北平原的人，山是向往，是喜悦，也是追求。上窑山是淮南市的东大门，也是认识淮南的窗口。《大通区志》载：“上窑山古称秦城，晋代成集，位于淮河中游南岸。”“窑河由南向北穿境而过，以新城口入淮河。”

千百年来，这片土地不仅孕育了丰富的自然资源，也承载着厚重的人文记忆。上窑山的最高峰贡家大海拔212米，超过200米的山峰有九座，峰与峰跨度足够大，山脉走向舒缓，联结得彼此宽松与谦让，山谷之间可以用平坦来描述。谷峰间的森林，是绿色生命的摇篮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栽培的树，虽枝干不粗，但挺拔向上，枝叶交错成荫，阳光透过缝隙洒下斑驳光影，仿佛时间在这里放慢了脚步；人工栽培的侧柏，漫展着向阳生长的姿态，执着地追求着成长。林中物种丰富，据不完全统计，树种达51科143种，既有松柏樟楠，也有蕨类和野生花卉。当秋风拂过，树叶沙沙作响，像是森林在低语，私聊着飞翔的鸟与茂密森林的故事，密语着大树与小草争抢阳光雨露的私事，诉说着关于生长与轮回的传说。上窑山的晨雾并非沉闷的笼罩，而是如生命般轻柔的云纱，在山峦的曲线间悠然漫卷飘拂，缠绕着山林，模糊了山脊的线条，让远近的景致都浸润在一片朦胧的诗意里；行走其间，能感受到空气中沁润的清凉，万物静谧。秋的上窑山色彩斑斓，山峦间红、黄、绿三种色彩相互映衬，充满诗情画意；初冬的上窑山，落叶后裸露的树干像电线杆一样挺立，横错交织的枝条纠缠不清，恰似人类社会的情感般难以理清头绪。

上窑山最有底蕴的应是寿州窑，1981年被公布为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2001年被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寿州窑创烧于南朝陈，兴盛于隋唐，停烧于唐末，器型主要有壶罐、碗、枕、注子、盂、玩具及建筑材料等，以首创黄釉瓷著称于世，存世350年左右。陆羽《茶经》记载：“（寿州）瓷黄，茶色紫”，将寿州窑列为第五位。寿州窑瓷器凝聚了先辈高超的技艺，练泥、制坯、上釉、施彩，简单的步骤凝聚了创造者的心血，得以让我们见证古人的智慧。在遗址漫步，能感知穿越年轮沉淀的力量，能在岁月里品出产业命运的曲折，在上窑山的烟火日常里，就能找到命运的秘密。一滴水可以作江河之始流，一片树叶之飘动可以预兆暴风之将来，微小的起源也可以孕育伟大的结果。因故友荣兄老家在外窑，通过他熟悉了不少上窑的趣味，时常随他去上窑品尝地方名产，上窑徽子、炒豆饼、绿豆圆子、河蚌炖粉丝、炖豆腐、少保扒蹄、红烧老公鸡等。上窑的特产是地产风物的绽放，每一次绽放都是一种精神在张扬，于我，每一次踏进上窑山的土地都寄托着深切的眷恋，都怀有对生命健康的敬慕。

2002年10月，淮南新四军研究会为纪念新四军成立65周年，聚集社会各方力量倡议兴建新四军纪念馆，再现新四军在淮南战斗的历史。纪念馆位于上窑森林公园花果山上，以“树为体、碑为魂”为设计理念，种植千余棵银杏树，辅以苍松翠柏，配套主碑广场、陈列馆等设施。中央平台正面碑刻“新四军精神永放光芒”，背面为《新四军简介》。纪念馆有三大特点：一是从无到有，由

小到大，由一片林发展为一处景；二是以纪念馆到陈列馆，从露天的、鲜活的军史大课堂，到室内栩栩如生、图文并茂的史料陈列，教育内容日益丰富；三是将弘扬新四军精神落到实处，服务现实，为群众办实事，谋福祉，效果日益显著。观歼歼5、歼6飞机与七辆坦克相伴的兵器广场，更感国防教育的重要。2003年，纪念馆被命名为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；2007年，被授予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如今，这里既是淮南重要的红色教育实践基地，也是安徽省红色教育实践基地，省内外、市内外的单位经常组织开展党员学习教育活动，为新四军纪念馆增添了价值，为红色的上窑山集聚了人气。

一个地方的变迁有其自身规律，上窑的每一寸土地都饱含故事，不需要雕琢，也不应被冷落。真正的永续，是让更多人读懂它，珍惜它。当行走在窑河畔，静听水声潺潺，体会人与自然的默契，享受自然赋予的馈赠，这正是上窑山留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。充分利用自然生态打造宜居之地，推进矿山管理与生态修复全面展开，“人防+技防”巩固封山禁采成果丰硕，许多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已竣工，部分项目即将完成，还有项目正有序实施中。生态修复既需人力的助推，体现在规划与管理上；也需自然的自我修复，体现在以时间换空间的转变上。人工修复是还账，自然恢复是自强，生态修复的更高价值在于为时代经济发展服务。以苍松翠绿来遮掩采石遗迹的斑驳，以阳光雨露展现自然之灵光，以花好月圆展现山水之美景，正是“两山理论”最真实的演绎。充分利用历史文化打造文旅地标，是文旅融合发展的方向。历史场景的深度叙事能力是激发当代发展活力的核心要素，历史遗址的保存是一种价值，盲目复旧没有意义，单纯维持现状也没有价值。寿州窑的遗址与上窑缸厂原址应融合发展，把工业锈场变为文化秀场，更彰显时代价值。建设寿州窑文化展览馆，聚集寿州窑爱好者、研究者、传承者于一体，在传承基础上传播、在挖掘基础上创新、在研究基础上弘扬，才是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正确方向。充分利用现有产业，打造工业创新高地。依托窑河、便捷汇入淮河的优势，建设以船舶制造业为核心的绿色智能船舶产业集聚区。产业是经济之本，建设产业体系，不是若干产业门类的简单组合，而是构建一个内部有机联系、功能互补的复杂系统。任何一个产业，有了产业链的支撑，就有了发展的根基，建设产业链是工业发展的正确方向。上窑古镇，因其山水景色、区域地理优势，尤其是历史文化优势，必将催生时代发展的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动能。既立足上窑，又服务全域；既要抢占发展的主动性，也要有错位发展的踏实劲；既要立足实际展优势，又要强化系统观念重协同。这既是居住地人们带来生活的希望，也为淮南市的未来发展带来新期待，正是上窑古镇新生的灵魂。

上窑山的未来正待现实推进。古镇发展的密码镌刻在流淌的河流与青山绿水里，延续在市井烟火和产业兴旺里。理解并活化运用历史文化资源，让地方文化化为新的智慧，在当代发展中焕发出更加夺目的光彩，正是当代人的使命。

说好舜耕山的故事

姚尚书

谓。大舜幼时丧母，成长的过程充满辛酸。他的父亲瞽叟甚至骄纵继妻幼子，屡屡加害大舜，既谋财又害命。一次，大舜正在修补漏雨的房顶，昏庸的瞽叟竟然在下面放起火来，企图烧死大舜，大舜凭借两项斗笠顺势飘落而下，躲过一劫。另一次，大舜正在掏井的时候，瞽叟与小儿子象居然一起向井内填土，企图将他活埋于井下。幸亏大舜预先掘出一条侧道，从而得以逃生。瞽叟与象以为大舜必死无疑，甚至把大舜的妻室财产先作了分配。一次又一次，大舜依靠自己过人的机智和能力规避危险，脱离困境，始终保持孝行。孟子说：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所以动心忍性，曾（增）益其所不能。”这样的感慨在大舜身上体现得十分充分，是大舜成长过程的写照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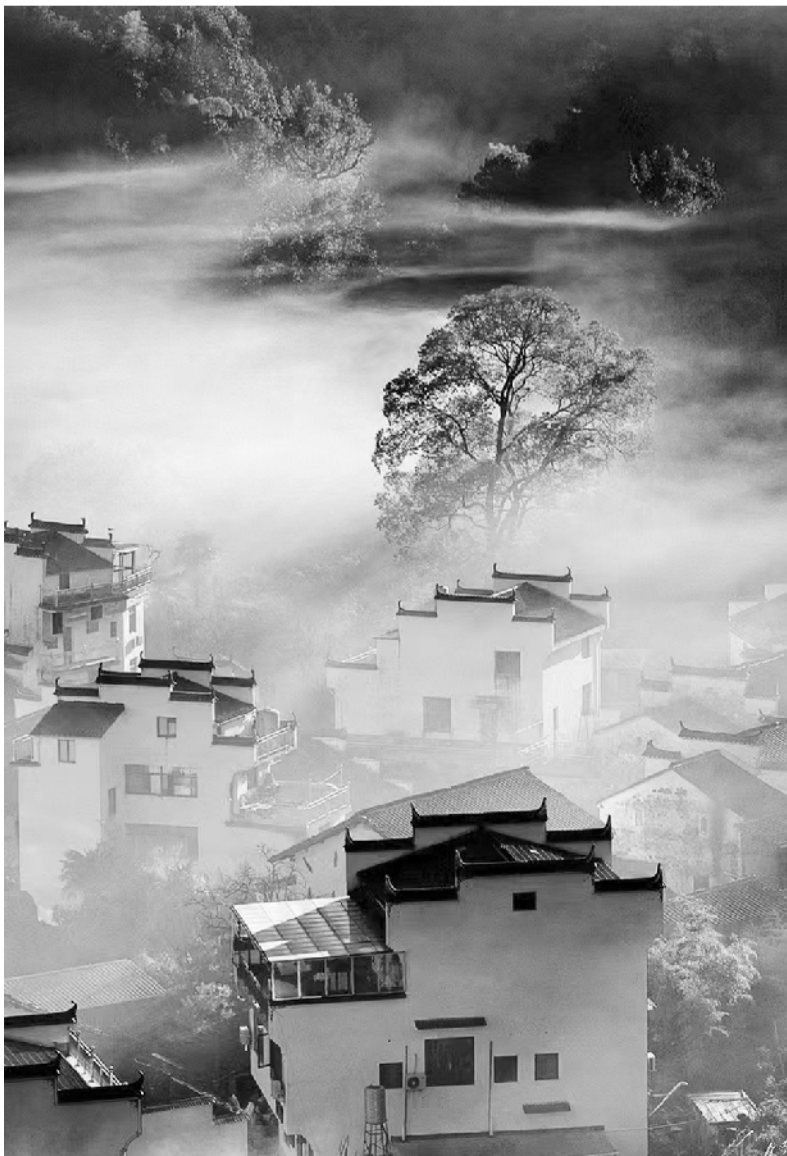
身处逆境而胸怀大志，艰难困苦而意志弥坚。大舜的人格魅力是通过他的行为获得的，人们对大舜的拥戴发自内心的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：“舜耕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雷泽，雷泽之人皆让居；陶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窳。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”关于大舜的故事，《竹书记年》也有相关记述，表明大舜的故事早在汉代司马迁编著《史记》之前便广为流传。令人称道的是，无论是《史记》还是《竹书记年》，对大舜事迹的记述都很平实，远不似后世帝王诞生或是遭遇苦厄时那些荒诞不经的描述。大舜是道德的楷模。在他当政之前，孝老爱亲，有口皆碑，并且得到尧帝的认可。传说尧帝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、女英嫁给大舜，既照顾大舜的饮食起居，同时也是对大舜的贴近考察。自然，大舜以自己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尧帝的青睐。大舜是智慧的化身。他不仅教人从事农业生产，而且参与完善了早期的社会分工。大舜是有魄力的领导者。尧帝老年之时，禅位于大舜，他进退有据，处事有方。《竹书记年》有一篇充满浪漫色彩的记述：大舜接受禅让后，宵衣旰食，革故鼎新。经过一番努力，实现了政通人和、天下晏然的大好局面。大舜与群臣相和而歌。大舜唱道：“卿云烂兮，礼戛戛兮。日月光华，且昼且兮！”群臣亦和：“明明上天，杳然星焕。日月光华，弘于一人。”这是一场盛大的庆典，大舜不是高高在上地接受朝贺、耳听谰词，而是击节高歌，与民同乐。多么富有感染力的画面，留给人们的是一种温暖。

大舜即位之后，推行天子巡狩天

下的制度。巡狩，并非如今字面意思的巡视和狩猎，不能把它跟清代皇帝木兰秋狝同日而语，而是恩威并施的一种治理方式。巡狩，首先是察民情，听民意。大舜所到之处，人们会自觉地聚拢在他的周围，这也是大舜传播道德理念、传授农耕技术、倾听民众诉求的最好机会。大舜是勤勉的，他的足迹遍及黄淮江汉，远达三湘和太湖流域。所到之处，皆受拥戴，可见道德力量的强大。巡狩，也是王权的宣示。大舜所到之处，惩恶扬善，对于治理不力的地方首领予以申斥、罢黜，对于治理有方者予以褒扬。大舜举贤任能，惩恶失职者，建立秩序。特别是流放共工、驩兜、三苗，对治水不力的鲧严加惩治，任用皋陶等杰出人才建功立业。他所推行的巡狩制度为后世所继承，成为统治者有效行使管辖权的举措。

大舜勤于政务，从不懈怠。他巡狩各地，令行禁止。正因为他的足迹遍及神州各地，各地便有了不同的传说。山东济南因有历山之名，一直认为“舜耕历山，历山之人皆让畔”，因此鲁地向来把大舜作为自己的文化始祖之一而加以纪念。山西运城有舜帝陵，农耕文明时代的后稷在此有诸多传说，晋地也把舜作为自己的文化始祖之一。越地人民一向把自己视作大舜的后裔，传说大舜禅位于大禹之后，其后人便远避越地的水乡泽国，并在此生息繁衍，因而越地关于大舜的纪念活动一直比较多。而大舜在湖南所留下的传说最为悲情：舜帝最后一次南巡中，终老于苍梧，葬于九嶷山。毛泽东主席有一首大气磅礴的诗言及这个历史典故：“九嶷山上白云飞，帝子乘风下翠微。斑竹一枝千滴泪，红霞万朵百重衣。”勤政不怠的大舜终老于巡狩的途中。噩耗传来，娥皇、女英二妃十分悲恸，相拥痛哭而逝。她们的眼泪泪染了漫山的翠竹，留下斑斑泪痕。斑竹，寄托了人们对大舜以及娥皇、女英的深切纪念。

作为一代明主，大舜的教化精神一直为人们所景仰，淮南地区也不例外。大舜与淮南地区的缘分似乎更为特别。鲧，本是尧帝时期的治水官，由于治水不力，大舜毫不犹豫地加以惩治，随即又委任他的儿子禹继续从事治水事业。因为禹的政绩突出，大舜果断地禅位于大禹。这个大禹，在淮河流域娶了涂山氏的女儿，涂山氏女诞下儿子启。启，算得上是淮河的儿子，那么大禹便是淮河的女婿。因此也把大舜与淮河流域的关系拉得更近。当年，风尘仆仆的大舜，于巡狩的途中来到舜耕山顶，接受拥戴者的



那棵树

陆士德

摄

“打响文化资源牌”之 “淮南历史文化撷英” （第九季）大型征文

大型语言文字工具书《辞海》：“舜耕山，安徽省淮南市境内，低丘，富煤藏。”这是有关舜耕山的解释之一。在权威工具书中，淮南舜耕山是明确记载的文化名山。传说，大舜（虞舜）南巡时，在舜耕山教化淮南先民，并接受万民朝贡。大舜在舜耕山传播孝和文化理念，并把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火种播向淮河流域。大舜教导淮南先民掌握农耕技术之余，把他使用过的神锄投向舜耕山下，淮南大地蔚然生秀。“神锄”和“大脚印”是大舜留给淮南的永久纪念。舜耕山之名来源于大舜，《寿州志》《怀远县志》都有关于舜耕山的名字。

大舜巡狩舜耕山，在这里教人农耕、敦睦邻里的故事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舜深入民间，与淮上父老耆锄交谈、其乐融融的场景，诠释了大舜的平民本色。遥想当年，远古时期的淮河流域，一条平缓的大河从这里静静地流淌，茂密的原始森林一望无际，飞鹰盘旋于天际，鸣禽翔集于林间。物竞天择，无数生灵在大自然的怀抱中和谐共生。河畔，水草丰茂，蒹葭萋萋；河岸，冈阜相连，杂花生树。那些精壮的汉子，渔于斯，猎于斯；成群的妇孺，穿行于冈阜之间，采集野果。聚落中，茅舍相连，年长者看守着不灭的炊烟，也守护着他们平静的生活。此时，一行人舍舟登岸，南巡中的大舜不顾车马劳顿，来到人群中间，人们聚拢在大舜的身边，聆听教诲。大舜把农耕文明的火种在这里点燃，教导淮南先民从事农业耕作，改善生活。大舜亲身示范，一招一式，十分投入。人们拥戴大舜，簇拥着他登上山巅，以神圣的礼仪表达对大舜的崇拜。人们记住了大舜，也把大舜的名字与这里的山川紧密地联系在一起。

大舜出身寒微，饱受磨难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有大舜的事迹记载，他虽然是黄帝苗裔却没有显贵的身世，其远祖穷蝉身为黎庶，其父则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庶人，甚至连名字也没留下，史称“瞽叟”。或许真的是视力不济，或许是行为乖张如同睁眼瞎，所以有了“瞽叟”的称